


这双手虽然小

甄子新同她一样，深信日久生情这句老话，
丝毫不敢托大，因此一开头就维持安全距离，
不是怕人言可畏，而是为着自保。

甄子新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这双手虽然小

尔舒

著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4-16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双手虽然小 / (加) 亦舒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ISBN 978-7-5060-7368-4

I. ①这…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8890号

这双手虽然小

(ZHESHUANGSHOU SUIRANXIAO)

(加) 亦 舒 著

责任编辑：杨朝霞 庆 宇 李 娜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100010
印 刷：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6
字 数：131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368-4
定 价：2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127

大新闻现场总是一片混乱，气氛紧张不安。

警察已经将那所平房团团包围，准备随时出击，电视台及报馆记者在一旁潜伏，蠢蠢欲动。

一个年轻、面貌娟秀的女子站在对面马路，手持麦克风作现场报道：“自今晨九时开始，该男子挟持前妻及一子一女作为人质，与警方对峙达六个小时，他有枪，并且不时殴打小孩，令警方十分紧张，谈判专家已经到场，正尝试进入现场，综合电视台记者彭嘉扬报道。”

摄影师刚想放下机器休息一会，平房内忽然传来噗噗枪声，身为记者，彭嘉扬自然敏捷机灵，立刻奔向平房，警察们一阵骚动，不顾一切破门而入。

轰隆一声，大门应声而倒。

他们大声吆喝：“警察，放下武器，警察！”

眼尖的嘉扬已经看到近大门处躺着大小三具人体，她啊地一声叫出来。

一个女警拦住她，“小姐，请勿踏进现场，请实时退出。”

这时，冲上楼梯的警察颓然跑下来。

同伴问他：“有什么发现？”



“他已自杀。”

嘉扬一听，大为激动，不顾一切对牢麦克风就喊：“该男人闯入前妻住宅，扬言要叫她好看，结果枪杀一家三口。快二十一世纪了，在这文明西方社会，女性命运仍然坎坷，综合电视台彭嘉扬报道。”

她放下麦克风，浑身颤抖，目睹惨剧发生，刹那间四条生命灰飞烟灭，年轻的她接受不来，她走到一旁，蹲下身子，把头埋在手中。

“嘉扬。”

她抬起头来，看到上司赫昔信。

他给她一杯热可可。

“好点没有？回去剪片子，立刻出下午新闻。”

嘉扬低声答：“是。”

“汤会留守这处理善后。”

嘉扬站起来，双膝仍然发软。

“嘉扬，一个优秀记者必须大胆、细心、冷静。”

嘉扬苦笑。

“而且做新闻，不能渗入私人观点，亦不应感情用事。”

“是。”

赫昔信扬扬手，“你回去吧，稍后我会与你会合。”

救护车疾驶而至，嘉扬听见有人说：“无生还者。”

焦土政策：我不能使你快乐，我不能拥有你，但是，我能扼杀你的生命。

回到新闻室，她为这段新闻加上总结：“这已是本年度本省第三宗

虐杀妻儿案，此风不可长，政府应加强保护妇孺……”

赫昔信回来了。

“嘉扬，你观点太私人了。”

“我报道的都是事实。”

“小姐——”

“被害人再三向警方表示受到前夫恐吓监视，警方并无予以保护。”

“警方哪有这许多人力物力应付每宗家庭不和事件。”

嘉扬痛心疾首，“我为女性命运悲哀。”

谁知赫昔信忽然笑了。

“你笑什么？”

“别不高兴，嘉扬，你感情如些丰富，比较适合做一个小说家。”

“这是褒是贬？”

“这只是我私人意见，来，让我们开始工作。”

新闻片段播出后，案头电话铃大响。

“嘉扬，你听着，”是哥哥嘉维，“我们看到电视新闻枪林弹雨，场面可怖，妈吓得惊哭，你几时下班慰母？”

“还有点事，同妈说我无恙。”

“请尽快回来。”

匆匆做妥手上工作，嘉扬驾车回家，双目通红的母亲站在门口等她。

嘉扬一手搂住母亲肩膀。

彭太太哀求：“嘉扬，不要再做记者了。”

嘉维走出来说：“女孩子做些软性新闻岂不是更好。”

“嘉扬，我真担惊受怕，上次在东区捉毒贩，我亲眼看见疑匪推开摄影机说要杀死你。”

回到客厅，一家人坐下。

嘉维的未婚妻周陶芳捧出下午茶及蛋糕，笑说：“小妹想做英雄。”

嘉扬回嘴：“那多好，你自个儿讨得妈妈欢心，珍珠玉石都是你的。”

陶芳只是笑嘻嘻。

彭太太犹有余悸，“从前，怕女儿嫁不出去，或是嫁不到好人家，现在，还得怕女儿太能干，走太远。”

嘉扬说：“我又没走到别的地方去。”

“讲的是你堂姐嘉媛，跑到天之涯海之角去与猢猻作伴，大伯急得血压高。”

提到姐姐嘉媛，嘉扬心向往之，“她，我哪学得了她，她得到史密夫松尼恩博物馆的生物奖学金，此刻在马达加斯加研究利马猿。”

嘉维吸一口气，“什么？”

“前些时候她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图片真令人心折。”

彭太太说：“嘉媛她乱发纠结，看上去也同猿猴差不多呢。”

陶芳叹口气，“女儿志在四方，我就少了这份胆色，我只想婚后生两子两女管彭家四只小猴子已心满意足。”

彭太太转忧为喜，“这才是我要听的话。”

嘉扬捧着咖啡，忽然出神，她累了。

“我去淋浴休息。”

她回房即倒在床上。

一闭上眼便看到刚才发生的灭门惨剧，母子三口蜷缩倒卧在门边的情形历历在目，她们三人分明已逃到门口，仍惨遭毒手，杀害他们的，正是原本应当保护他们的人。

那年轻母亲的身体压住子女，至死还想保护他们。

嘉扬用手揉着双眼，深深叹息。

她累极入睡。

母亲敲门她才醒来，天色已暗。

“嘉扬，电话。”

嘉扬听过电话就说：“我马上来。”

彭太太急问：“你又去什么地方？”

嘉扬笑，“跳舞。”

彭太太反而放心，可是嘴里仍然唠叨：“你是记者，应该知道，别喝不知名饮料，不要与陌生人搭讪……”

嘉扬已经抓过外套去得老远。

一个妇女权益组织的会员在电视台等她。

她赶到新闻室时听到那位女士大声说：“彭小姐或许会了解我的愤怒。”

“她来了。”众人松口气。

嘉扬问：“什么事？”

那位女士伸出手，“我叫赵香珠，我想为陈群娣申怨。”

嘉扬与她握手，“陈女士已不在人世。”

赵香珠说：“那么，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

同事们一听，立刻借故走开。

赵香珠说：“陈群娣不是一个名字，一个档案，她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打开公文包，取出一叠照片，“看，她有父母兄弟，有同学朋友，她在世上，生活了三十四年，我们希望她的悲剧可唤醒公众对妇女受虐的关注。”

嘉扬静静聆听。

赵香珠叹口气，“我不是妇解分子，我是执业律师，我只是想为弱者做一点事情。”她放下名片。

“我明白。”

“下星期我们举办如何应付家庭暴力讲座，你可愿来参加？”

“我会出现，还有，照片可以留给我用吗？”

“欢迎采用。”

赵香珠告辞。

她是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世上原应多几个好事之徒。

嘉扬多做一个特写，放在赫昔信桌子上。

那天她真筋疲力尽，反而睡不着。

她与大哥聊天。

嘉维问：“你的冒险细胞遗传自何人？”

“祖父吧，他少年时便独自飘洋过海，到马六甲学做生意。”

“可是偏偏遗传给孙女，”嘉维笑着搔头，“天地良心，我认为最舒服的地方是家，自己的家，我一点不想东征西讨，明年结婚，打算与妈妈同住，在她老人家英明领导之下，实施开枝散叶。”

嘉扬微笑，“恭喜你。”

“母亲的意思是，你可找一份兼职。”

嘉扬忽然说：“嘉维，你说，虐待有几种？”

嘉维一怔，“你在讲什么？”

嘉扬说下去：“父亲长期在东南亚照顾生意，置母亲不顾，一年才见三两次，可算精神虐待？”

嘉维低声喝止：“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哑忍已有十年，亲友纷纷传说父亲另有女伴，为什么无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嘘，嘘。”

嘉扬把头枕在双臂上，“是因为她还算得上丰衣足食吧，我想好好研究这种现象，或许，将来可以写一本书。”

“不早了，我明天得上班。”

第二天，新闻组开会，决定采用嘉扬的故事。

“相当煽动，可是有其观点。”

“新闻新闻，三天之后，不再有人提起的叫新闻。”

一位同事忽然匆匆进来，“接到警方报告，北区山上发现弃车，车



后尾厢中有昏迷印裔女性，身上有被殴打现象，现已送医院，车子属于她丈夫的父亲。”

“嘉扬，你去做这单新闻。”

嘉扬立刻跑出去。

到了现场，刚来得及看到拖车将豪华房车拖走。

“伤者情况如何？”

“已不治。”

嘉扬抬起头，凝神看着灰紫色天空一会儿，吸进一口气，将案件冷静地报告出来。

“你以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文明社会？错，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惨剧仍没有答案。”

一连串报告造成回响，观众关注，收视率冒升，彭嘉扬不再是寂寂无名小记者，她渐渐培养出个人风格。

连赫昔信都说：“在新闻淡季她也会做些特写，采访本市老太太，比较她们生活，谈谈她们喜与悲，回忆前半生得失，这些报告十分受欢迎。”

嘉扬会代表电视台送食物鲜花给超过百岁的老妇。

出乎意料之外，百岁人瑞大不乏人。

男同事问：“男人呢，男性没有同样待遇？”

“男人？”嘉扬的口气像是从未听过有这类人种似的。

“是呀，男人也会悲伤，也会寂寞，也有委屈。”

“啊，是吗？”

“喂，世界大战时，男儿热血救国，舍身取义，你不知道有这件事？”

嘉扬用铅笔敲桌子，“嗯，男人。”

她再也没想到这一连串报告会引发她生活中的转折点。

半年后一个下午，她自现场工作回来，一边放下采访器材，一边说：“豪宅区后巷发现女尸，浑身鲜血，无身份证明文件，使坊众大为震惊。”

嘉扬一时没有留意到新闻室里有外人。

直到一个人转过头来，双眼炯炯有神地看着她。

嘉扬也向她行注目礼。

那女子约三十多岁，短发，肤色微褐像中亚细亚人，穿白衬衫及卡其裤，刚健婀娜，笑时有种妩媚，可是不笑时又略带威严。

彭嘉扬一时不信自己双眼。

她冲口而出：“你是珍伊娜。”

那位女士笑了：“你认识我？”

一边赫昔信说：“大名鼎鼎，谁人不知。”

“大驾光临，不知有什么事？”

珍伊娜指着嘉扬说：“找你。”

“找我？”

珍伊娜是美国著名新闻时事节目主持人，时时出现在战区报道新闻中，她是真正冒着枪林弹雨、生命危险换取宝贵信息的名记者。

她伸出手与嘉扬一握，“我已离开美国广播公司及《标准视线》节

目，现在担任独立制片，打算拍摄一系列半小时节目。”

“啊。”

“一共十三集，题目是今日世界妇女不公平待遇，彭嘉扬，我想聘请你担任助手。”

珍说话像发射连珠炮，嘉扬半晌才会过意来。

她立刻看看赫昔信，她与综合电视台还有一年合约。

“且慢高兴，”老赫说，“你且听听珍的计划。”

珍把一个信封放到桌子上，“全在里头了，你慢慢看。”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你赶时间？”

“我约了摄影师。”

她已经一阵风似离开新闻室。

赫昔信赞道：“魅力十足。”

嘉扬飘飘然，“看中了我，找我做助手。”

“嘉扬，没那么大的头，莫戴那么大的帽。”

嘉扬笑道：“你总是打压我。”

她打开了那只大信封，先看到一张地图，用红线注明路程，每个站打一颗黄心。

“哗，这像是印第安纳钟斯博士的探险图。”

“说得一点也不错。”

“中国、日本、印度、泰国、约旦、苏丹……简直环游世界。”

赫昔信笑了，“为期半年，合同上注明经费以及酬劳有限，可是能

叫你增阔视野。”

“我不等钱用。”

“嘉扬，珍去的都是穷乡僻壤，她不会挑大城市落脚。”

嘉扬有点怯意，“她为什么挑中我？”

“一则，是同道中人，她看过你这一年来的新闻稿；二则，新人价廉物美；三则，她欣赏你，再说，找个出生入死的助手，也不容易。”

“我与综合的关系呢？”

“可以弹性处理，我立即代你与上头商量。”

“我愿听取你的忠告。”

赫昔信说：“千载难逢机会，同珍讲明，你有出书及借用图片权利，如无意外，这本册子将会引起国际若干注意。”

嘉扬欢呼一声。

“不过，我看你最好趁这空档进行体能训练。”

嘉扬说：“我一直有游泳打球。”

“嘿。”

“什么？”

“珍伊娜的著名战壕作风可不是草地网球。”

“是。”嘉扬立刻向赫昔信敬一个礼。

赫昔信看了她一会儿，忽然叹口气，“你在我手下多久了？”

“两年，多谢你做我导师。”

“我何来资格做你老师。”

“老赫，你怎么了。”

“你一进综合我便知道你不是池中物，你精通中英法语，持名校政治科学及新闻系文凭，无家累，精力无穷，具备一切优秀条件……”

嘉扬大惑不解，“赞我？那是否意味‘呵，有毛有翼想飞出老巢了，不过，做得不好也别妄想回头，这里已经没你的事’。”

赫昔信笑得眼泪都挤出来。

这刁钻活泼聪敏的女孩一进门便吸引住他，他已届中年，离过两次婚，嗜酒，薪水大部分用来付赡养费，在新闻界混了四分之一世纪，精通所有门槛，却已丧失热情。

这个女孩的真纯像一道金光照入他霉腐积尘的心房，叫他自惭形秽，于是，他装出一副长辈模样，划清界线……不不，他老赫不是癞蛤蟆，他尚余一点点尊严。

今日，这女孩终于要飞出去了。

以后，除出威士忌加冰，已没有什么再能引他笑。

他不舍得她。

他挽起皱皱的外套，“我出去一会儿。”

“喂，才三点就开始喝？”

赫昔信问：“要不要一起来？”

嘉扬皱上眉头，“所有酒馆都有酸臭味，你们怎么会留恋那种地方？”

赫昔信不再理她，自顾自落寞地离去。

嘉扬把手头上工作做完，坐下来细细读珍伊娜提供的合约。

她与律师朋友通过电话，将合同传真给她过目。

回复来了：“没问题，简单合理。”

综合的答复也下来：“可将彭嘉扬合约推迟六个月，当无薪假期论。”

一切都非常顺利。

嘉扬致电健身院：“听说你们那里有攀岩训练。”

“是，九十度角直垂式悬崖，一定合你意。”

“有空位否？”

“周末全满，星期一至三中午有少许时间，请问你有什么底子？”

“我自幼习咏春。”

“好极了，届时见。”

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不过，还得找一个适当机会，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她先向大哥透露消息。

嘉维痛心疾首地顿足：“我知道这一天迟早来临。”

嘉扬莫名其妙，“我尚未堕落，你用词不当。”

“妈怎么会让你走。”

陶芳问：“还有无其他选择？”

嘉扬摊摊手，“她可以跟过来。”

“你心意已决？”

“大哥大嫂，自我进新闻系头一日起，我就在期待这么一天，你说我心意如何？”

陶芳困惑，“我根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走得那么远，做那么吃苦的



事。”

嘉扬微笑，“我前生是一只隼。”

嘉维恐吓她：“妈的双眼会哭瞎。”

“不会，有陶芳在，陶芳陪她看戏吃茶。陶芳，给你消息，妈妈有一只亨利云斯顿五克拉钻戒，尽管问她要好了。”

陶芳没好气，“迟早都是我的，不用你讲。”

“在地球一些地方，处处是疾病、饥荒、战乱，嘉扬，你不能去。”

“大哥，有一把声音在呼召我，我无比驯服乐意追随她。”

“有些国家还在贩卖妇女人口。”

“对，我们就是要揭发这种黑幕。”

嘉维气结。

陶芳问：“你不做我俩的伴娘了？”

“我一定赶回来。”

“你在荒山野岭，天之涯海之角，怎么出席？”

“爬也爬回来，好不好？”

陶芳仍然大惑不解，“嘉扬，你将如何洗头护肤？还有，食水药物是否随身携带，可找得到热水淋浴？”

嘉扬但笑不语。

“你真不担心？”

嘉维气说：“她是另类人种。”

嘉扬却答：“我武维扬。”